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三十三回 話夢新聞敦倫遷善 葬花舊地聆曲怡情

話說李紈如煙在議事廳聽了小丫頭的話，獨有寶玉更加高興，都哄至賈母處。只見迎春打扮得服飾鮮豔，面龐豐潤，氣度徐徐，迥非向來愁病萎蕤的光景。各人相見問好，湘雲、寶琴、探春先在那裡，一面敘話，寶玉忍不住向賈母問道：「老祖宗叫我們來聽的是什麼新聞？」湘雲道：「誰叫你們來遲，我們是已經聽過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，迎丫頭，你把這些話再講給他們聽聽，剛才我還有些聽不明白，細細的再聽一遍，倒比女先兒說的書還好聽呢，也叫大家聽了歡喜歡喜。」迎春先紅了臉笑而不言，湘雲道：「二姊姊還有什麼害羞的，二哥哥第一個熱心腸，先知道你在哪裡受委屈，還要求老太太把你接回家來，留住在這裡，一輩子不讓你到孫家去。這會兒不快快告訴他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再沒有他的那張嘴，留不住一句話的。」迎春見人多了，又聽湘雲的話，越發礙口難言。倒急得湘雲不等迎春開口便道：「我是已經聽你講過了，若像你們才來的要聽，生巴巴要把一個人急死了。老祖宗，我替二姊姊講，橫豎他剛才講的話我都記得周全呢。」賈母歡喜道：「到底史丫頭好，代二姊姊說了，比他自己講的我還得聽清朗些。」便叫琥珀道：「你把二姑娘送來的百果糕同早上的桂花酥油餅裝了拿出來，叫他們泡好茶去讓奶奶、姑娘們吃些點心。」一時茶果俱到，湘雲先喝了口茶，故意咳嗽一聲，道：「開書了。二姑娘半月頭裡睡到三更時分，想起姊夫不和他好，委實難過日子，就要來告訴老太太替他出氣。可惡孫家這些婆子、丫頭們一個個都不肯引他，二姊姊氣得沒法兒，就瞞著他家裡，一個人從後門跑了出來。偏認不得路，一走竟走迷了，不往寧、榮兩府大街，反跑了別處去，越走越遠。到了一個曠野地方，四圍一片白茫茫連路都沒有了，他心里正著急呢……」

「寶玉聽到這裡，嚇的臉上變了色道：「這還了得嗎？二姊姊你好糊塗，怎麼等不到天明打發個人告訴一聲，套車子去接你？半夜裡一個人跑了出來，到底後來怎麼樣呢？」湘雲看了寶玉發急形狀，自己倒不講了，只是笑。

探春道：「史大妹妹講的話先沒提清，故意藏頭露尾的惱人。我們沒有聽見二姊姊講過，這會兒聽他說的話，也要聽迷糊了。二哥哥別著急，那是講二姊姊做夢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怪道我也聽去有些不像話了。老祖宗聽史大妹妹的話，果然比女先兒說書還會哄弄人家呢。史大妹妹你快些接下去講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正好好聽的在後面呢，你們不知道，二姊姊迷路著急的時候，來了一個穿破爛襖的和尚，口內朗念南無華嚴經救苦光明佛，說『有緣的善男子、善女人要想脫離苦難，快跟著我來。』二姊姊心裡不得主意，便跟了那和尚儘管走，走到一座牌坊前，和尚忽然不見。前面顯出許多房屋，分明像是宮殿式樣，便定了心只往前走，見宮門前有個年輕女子站著，遠遠向二姊姊招手，走到跟前認是東府裡蓉小大奶奶。他碰見了家裡親人，心上歡喜，就忘了這個人是死過的了。蓉小大奶奶挽著二姊姊的手，到旁邊一個屋子裡說，二姊姊本該就要到這屋子裡去的，因為一樁公案未了，把幾個人一生結果注定的冊子改了，連二姊姊也在裡頭。二姊姊不信他的話，他便開了屋子裡頭的櫃子，拿一本冊子翻開指給他瞧。還和二姊姊道喜呢。」

寶玉便向迎春問道：「二姊姊，你可記得冊子上寫的什麼？念給我們聽聽。」迎春道：「我在夢裡看得清楚，到醒來還記下數句，及至起來，連一個字都想不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別打諢，快聽史大妹妹講完了，我還要去看他們找齣戲台上的陳設來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哥哥到底要聽他自講呢怎麼樣？」寶玉忙告湘雲道：「冊子上寫的什麼？二姊姊忘了，你替他講給我聽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姊姊夢裡的事，他自己早都忘了，我知道冊子上寫的是天地元黃，叫我替他講什麼呢？」

說的連寶玉自己也笑起來了。賈母道：「我聽了寶玉的呆話，比聽鳳丫頭說的笑話還惹笑呢。」眾人瞧著寶玉只是暗暗的笑，一面又催著湘雲道：「老祖宗要聽呢，你快講罷。」湘雲道：「蓉小大奶奶送了二姊姊出來，二姊姊要拉他廝趕著回來。蓉小大奶奶道：『我是再不得回去的了，家裡也沒有什麼牽掛，先前對二孀娘說要立永遠基業的話，如今祭田、義產眼見就可辦成了。』」鳳姐先聽湘雲的話，一半還疑心他們是搗鬼，及聽到這裡，不禁毛骨悚然，怔怔的又聽他講道：

「二姊姊還拉住他要問話，蓉小大奶奶叫一聲，『二姑姑，到孫家去過好日子罷。』就把二姊姊一推，只聽得耳邊一聲霹靂驚醒，原來是二姊夫也在夢裡喊叫。醒來道：『好怕夢，嚇死我了。』那時大家睡不著，等到天明起身，二姊姊沒敢說起夢裡的事，倒是二姊夫把做的夢一一從頭告訴二姊姊道，他夢見一個青面獠牙的把他抓在一座殿上，上面坐的不知那一位菩薩，不敢抬頭，只聽得上面坐的菩薩開口道：『你祖上靠著榮府提拔，恩德未報，後來結這一門親戚，原是注定的惡姻緣。但如今公案已翻，你就不能照前這樣磨折懦弱、欺凌伉儷了，倘再不知悔改，黃巾力士何在？』喚聲未絕，只見黃巾力士手起刀落『拍尺』一聲，霎時身軀分為兩段，睡夢裡就嚷醒了。二姊夫便千姑娘萬姑娘，左作揖右作揖央告二姊姊一個，總叫別記他先前許多不好。」

湘雲話未住口，李紈、鳳姐都笑問迎春道：「二妹妹這話果是真的嗎？」迎春低頭微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他替我講的意思，定要編派這些話出來取個笑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編派些什麼，那都是二姊姊你自己講出來的話，老太太也聽見的。」探春道：「前頭都是真的，末後來未免有些裝點。」賈母道：「雲丫頭講的不錯，要是那麼才好呢。」眾人知道賈母喜歡的是湘雲說孫紹祖給迎春陪禮的話，大家又笑了一笑。賈母道：「那和尚定是菩薩的化身。迎丫頭做人忠厚，菩薩也怪可憐他。你們年輕的多聽著記在心上，一個人總要吃齋念佛做些善事。菩薩自然來保佑的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老祖宗敬神信佛修行了一輩子，積德蔭在兒孫。二妹妹還全靠老祖宗的福庇呢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。」賈母又笑道：「但願迎丫頭的女婿常常記著這個夢，再別發舊脾氣出來，就是迎丫頭的造化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祖宗放心，孫姊夫再像先前那麼欺侮二姊姊，叫二姊姊再做起夢來找蓉兒媳婦，告訴他就是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只找蓉兒媳婦沒相干，那黃巾力士又叫誰去找呢？」賈母道：

「寶玉這孩子心腸太熱，說的又是呆話了。夢裡頭的人那裡有處找的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正經寶兄弟在家裡那麼講慣了，別裡頭去見了大人們也是這麼隨口亂話起來，可不失了體統。」寶琴道：「二哥哥不過在老太太屋裡、姊妹們跟前說話不大留神是有的，若是上朝奏對，應酬會客，他自然據今證古，按部就班，不肯錯一點子的了。」賈母歡喜道：「琴丫頭是知他二哥哥的，果然寶玉到外頭說話原成個規矩統統的，只在家裡這樣自說自道。我正愛聽他說的呆話。比斑衣戲彩味兒呢。迎丫頭，你還沒有見過你太太，趁早過去走了一趟，到我這裡來吃飯。」

琴丫頭、三丫頭、史丫頭也在這裡陪你二姊姊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只叫他們幾個人吃飯，我們沒分的，別賴住在這裡了。」說著起身。

眾人都到院子裡瞧著戲台，見結構得繡圍錦簇，耀日爭輝。

鳳姐道：「這欄杆結的花樣不配，還得從新收拾。戲房門簾顏色不好，去換新鮮的來。檯子上掛的玻璃燈要係高些，緊防他們使刀槍碰著呢。」又吩咐了管台婆子們幾句話，先自走了。李紈、迎春、黛玉、寶玉四個人隨後走散。

才出門來，只見晴雯、紫鵲、麝月、秋紋、素雲、彩屏，還有許多小丫頭子，連鶯兒這幾時常守在屋子裡的也趕了來。

李紈問道：「你們約齊了這一群人幹什麼去的？」眾人只圍繞著迎春不轉眼的瞧，還有幾個小丫頭遠遠站著笑。黛玉便喚紫鵲道：「你們這班人還是不認得二姑娘怎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才聽人說二姑娘回來變了一個人了，大家爭著來瞧，原來二姑娘就是臉上發了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當真二姑娘長出三頭六臂來不成？」迎春只是微笑。

一路行來，要與黛玉們分路，寶玉道：「史大妹妹還和邢大姊姊住著，二姊姊原到那裡同他們一搭兒，咱們去瞧你也近便。」迎春應道：「就是這樣很好。」黛玉道：「不知二嫂把二姊姊的東西，叫送到那一個屋子裡去了，還得打發人去問一聲。」便叫小丫頭：「到璉二奶奶那裡去和平姑娘說，把二姑娘的東西依舊送到紫菱洲去。」小丫頭答應著走了。迎春分路到垂花門，早有小廝們套車伺候，跟了丫頭、老婆子往邢夫人處，自有一番敘話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黛玉幾個人同進園門，李紈帶了素雲徑回稻香村去。

寶玉向黛玉道：「妹妹你瞧，今兒微雲遮日，樹影搖動，咱們何不從梨香院前面繞轉看看園景？」黛玉因離大觀園一載，今復進園，與寶玉完姻之後，只匆匆到蘅翠庵走了一次拈香，尚無暇玩景尋芳。今聽寶玉之言，正合其意，又想順路到妙玉處一談，便循崖傍岸渡橋穿徑而來。鶯兒先要回去，被紫鵲拖住，只得與眾人同行在後。才轉太湖石，見一塊平地上面芳草芊芊，寶玉道：「這不是和妹妹葬花的所在嗎？」你看春紅落盡，連地下的零瓣殘香都不知那裡去了，可惜今年忙忙混過，沒有再弄這個。」黛玉道：「葬花原是韻事，可譜無雙，若一年一度按板的行起來，有何新奇趣味？」

正說著，忽聽梨香院送出一派歌聲，黛玉側耳細聽，因風不順聽不清演的何曲，不知是清音，還是戲班裡的，但覺音調悠揚，神怡心曠。因想起當日在此葬花的時候聽他們演的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」這兩句，已禁不住纏綿感歎。

如今細味眼前光景，好把這兩句底下「奈何天」、「誰家院」

這六個字截去，同一春去難留花殘可惜的時節，而心境迥與舊日不同，即再聽《牡丹亭·尋夢》曲文，又何必傷心「似水流年」呢？黛玉正在出神，寶玉笑問道：「你又想的是什麼了？難道因地生感，還要想隨花飛到天盡頭嗎？」黛玉笑了一笑道：

「咱們走罷。」

行不多時，已到蘅翠庵。黛玉道：「我前兒來這一趟沒見妙師父，今兒你先回去，我進去和他說說話就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同進去擾他的茶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像什麼，如今不比頭裡，你要見他你明兒一個人來倒使得，今兒你要拉扯我，讓你一個進去，我自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我就不進去，在外邊等著你。」黛玉道：「說話要准的呢，別停會兒又跑了進來。」說著，帶了紫鵲、雪雁進庵去了。寶玉在庵外瞻顧徘徊，見那些梅樹綠葉重重，想到上年開花時候不曾賞玩，假如我做成了和尚，那有再見他開花的日子。

一面向晴雯道：「這裡年年開的好紅梅，我就上年沒在家，你不見這花開了有兩三年了，咱們今年要興興頭頭賞梅做些玩意兒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不愛這些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愛什麼呢？」麝月在旁笑道：「他就愛坐在薰籠上暖和，也配著梅花呢。」寶玉道：「瞧這裡左近沒有個坐落，離蘆雪亭又遠，妙師父那裡不便常去攪擾他，不如蓋起一座院宇來，到冬天請老太太到這裡來賞梅，和姑娘們結社做詩。但只看梅賞雪，必得起一座高閣。怕逼近庵旁，閣上開了窗瞧見妙師父院子裡，還得要和他去商量。」晴雯道：「咱們的園蓋咱們的閣子，有那麼些功夫和他商量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怕不知道是咱們的園子，他比不得別一個，別冒失。」寶玉和晴雯一面說話，各自隨便在假山石子上坐下。

那小丫頭們因晴雯近來性氣不比從前，又為他們是伺候奶奶的人，諸事看開一點，不去嚴行彈壓他們。寶玉是向來沒人怕他的，這裡一帶花果樹木歸於庵中經理，與管園老婆子們無涉，沒人攔阻，越發任性的玩起來。有的蹲在牆下挖那嫩竹筍兒，也有攀拉籬笆摘那薔薇花朵，甚至有猴上樹枝打才結的梅子吃的。鶯兒也站在樹底下瞧著他們。寶玉見了怕他們栽下樹來，便招手道：「快下來罷，這些不是玩的。才結的小子兒有什麼味兒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去嚷他們呢，少不得栽下來跌個希糊腦子爛才免淘氣呢。」小丫頭聽寶玉吆喝，都笑嘻嘻的下來，走攏寶玉身旁，獨鶯兒一個人遠遠站著。寶玉叫道：「鶯兒姐姐，他也來這裡坐坐。」鶯兒只是不理。寶玉在石上坐了一會，黛玉還不出來，便向小丫頭手裡接過一朵花兒，插在晴雯鬢邊，晴雯帶嗔不嗔的扭回身去，伸手把花摘下擦在地上，引得鶯兒也「撲嗤」的一笑。麝月道：「難得鶯兒姑娘也有笑臉兒給二爺瞧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妙玉已送黛玉至庵門首。寶玉連忙站起，妙玉早已看見，把寶玉釘了一眼，和黛玉取笑道：「有人來接你呢。」寶玉忙趨步上前道：「瞻謁不誠，故爾止步，正不啻有浮槎已入蓬萊境，門障蓮花無路通之憾。」妙玉並不答言，只顧與黛玉笑道：「恕不過虎溪了。」寶玉走了十餘步，回頭見妙玉還站在門首。妙玉見寶玉回過臉來，便抽身進庵去了。

寶玉一路問黛玉道：「妹妹坐了好一會，與妙師父講些什麼話？」黛玉道：「我進去先拈了香，和他話的也不久，不過講講路上風景、南邊古蹟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惜我在南邊住了這些時，先前心上有事顧不得，後來到了揚州，只逛得平山堂兩回，別的地方沒有都去逛。」黛玉道：「有的地方不過徒有其名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景致。還有附會其說的，我今番回家不過到爹媽墳上走了幾回，順路瞧瞧野景。記得小時候出去逛的地方不少，那裡逛得遍呢？即如妙師父剛才講起的露筋祠，我就不知道在那裡。」寶玉道：「露筋兩個字，什麼出典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舊說傳有女伴夜行，至此因天雨泥泞不能前進，此地蚊蟲最多，難以露處，旁有耕夫草舍，其嫂住宿，伊姑寧死不進門家，遂被蚊蟲咬死，致露其筋，後來立祠嘉其貞潔。我不信有這樣利害的蚊蟲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憐這一個女子，自然姿色不是平庸的了。如此捐軀守潔，還不該建祠表揚他嗎？」

一路講話，行過朱欄板橋，已到蘅蕪苑。寶玉道：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黛玉恐寶玉傷心，待要不進去，又想既到這裡，必執意經過，又似顯露形跡。且寶姊姊並非病故在此，不過是他舊日寄居之所，何必避忌。豈料一進院內，但見室纏蛛網，梁落燕泥，苔斑柱礎之痕，塵積窗紗之格。舊時陳設的石頭盆景、紗照屏這些古玩都已收去，止留椅桌簾櫳，壁間尚掛著水墨字畫。雖有管屋的老婆子在內住歇，連灑掃啟閉之事並不留心，以致滿目荒涼。不但寶玉淒然欲慟，即

黛玉，此時亦不禁室在人亡之感。又想到自己身上，倘去年一病不起，此日瀟湘館淒涼景況，同此一般，未知入我室者又何以為情。晴雯、紫鵲在旁，看出寶、黛二人各有傷感之意，便道：「你們瞧，東牆上的太陽只剩下三四尺，天天正是傳飯的時候了。」黛玉也恐寶玉在此發呆，便抽身出外，寶玉亦隨了出來，一同回到瀟湘館。

黛玉因家裡來的人已經住了兩個月，要回南邊，幾天前已將公館內所有的陳設器具開了一扣清折送進，派接人來接管。

黛玉便酌留了兩三房家人媳婦，其餘都打發回南。專派一房就住在公館內，經營一切。連夜寫了請安稟帖，鳳姐處自料理送黛玉孀母的禮物，並給家人們賞封盤費，黛玉另有盛禮附送。

寶玉次日一早起來，出門去了，黛玉吃過早飯正要往王夫人處，只見平兒過來說：「姨太太請來了，已見過老太太、太太，姨太太要到奶奶這裡來，老太太留住姨太太在屋裡，說奶奶就過那邊去的。我們奶奶叫我來請奶奶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正要過去，又要你來跑這一趟。」說著，便同平兒來到賈母處。未知見了薛姨媽怎樣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